四庫全書

史部

姑蘇志卷四十三

明 王鏊 撰

人物一

南𨽻東箭物有以地貴者人參兩間其亦有藉於山川之發歟唐景之稱吳曰家無不孝之子朝無不忠之臣文為儒宗武為將帥美哉言乎矧今為天府扶馮思皇多士可之徵載而隱之於貞淑微之於一藝外之於異教咸繫之

季札吴子壽夢第四子也壽夢以賢欲立之札讓乃立諸樊攝行事當國諸樊既除喪復讓札札辭曰昔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君子曰能守節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之義吴人固之札棄室而耕乃舍之諸樊卒命授弟餘祭以次必致於札札封延陵號延陵季子左傳趙文子問於屈狐庸曰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杜預曰延州來季札邑餘祭四年季札聘魯說叔孫穆子知其不得死請觀周樂至齊說晏平仲納邑與政平仲從之乃免於欒

高之難至鄭見子産如舊交謂之曰鄭政將及子子為政慎以禮不然將敗去適衛說蘧瑗史狗史鰌公子荊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去如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家矣勉叔向以自免王餘祭卒餘眛立四年卒欲授札札逃去吳人乃立王僚十三年吳圍楚使札於魯以觀諸侯之變公子光弒僚自立札至復命哭僚墓復位而待初使過徐君徐君好其寶劍口弗敢言及還徐君

已死札解劒繫之徐君冢樹而去曰始吾心已許之豈以死倍吾心哉其長子死於嬴博之間因葬焉孔子使子貢觀之其穿深不至泉其斂以時服既葬封其壙左袒右旋號者三言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其合矣札卒孔子書其葬處曰嗚呼有吴延陵君子之墓皇覽曰季子冢在毘陵縣暨陽鄉夫子題刻今存 太史公曰延陵季子之仁心慕義無窮見微而知清濁又何其閎覽博物君

子也

壽越王壽夢臣也魯襄公五年使於晉請聽諸侯之好晉人遂為之合諸侯魯衛皆來會於善道

蹶由王餘祭之弟魯昭公五年楚伐吳蹶由犒師楚王執之將以釁鼓使問曰女卜來吉乎對曰吉寡君聞君將治兵於敝邑卜之以守龜曰余亟使人犒師請行以觀王怒之疾徐而為之備尚克知之龜兆告吉曰克可知也君若驩焉好逆使臣滋敝邑休怠而忘

其死亡無日矣令君奮馬震電馮怒虐執使臣將以釁鼓則吳知所備矣且吳社稷是卜豈為一人使臣獲釁軍鼓而敝邑知備吉孰大焉乃弗殺以蹶由歸

掩餘史記作蓋餘吳公子也魯昭公二十三年吳伐州來楚及諸侯之師救州來公子光帥右掩餘帥左大敗楚及諸侯之師於雞父光弒王僚掩餘乃奔徐

燭庸吳公子魯昭公二十七年吳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掩餘及燭庸帥師圍潛吳師不能退公子光遂

弑王僚燭庸奔鍾吾後與掩餘奔楚二人不與闔廬者也

公子慶忌王僚之子也以勇聞於世萬人莫當走追奔獸手接飛鳥追之駟馬馳而不及射之接矢而不可中僚死出奔闔廬得要離用之為離所刺

要離吳人闔廬憚慶忌在隣國有萬人之力恐合諸侯以害吳伍子胥乃進要離曰離雖細人有萬人之力嘗見其折辱壯士椒丘訢於友人之喪席訢怒須暝

往攻離離至舍誡其妻曰我為勇士椒丘訢於大家之喪餘恨蔚恚暝必來第勿閉吾門至夜椒丘訢果往見其門不閉登其堂不關入其室不守放髮僵卧無所懼訢乃手劍捽離曰子有當死之過三子知之乎子辱我於大家之衆一死也歸不關閉二死也卧不守御三死也子有三死之過欲無得怨要離曰吾無三死之過子有三不肖之愧子知之乎吾辱子於千人之衆子無敢報一不肖也入門不咳登堂無聲

二不肖也前拔子劍手挫捽吾頭乃敢大言三不肖也有三不肖而威我豈不鄙哉於是椒丘訢投劍而歎曰天下壯士也臣所聞要離若此吳王見之要離曰臣國東千里之人細小無力迎風則僵負風則伏大王有命臣敢不盡力吳王默然要離即進曰大王患慶忌乎臣能殺之王曰慶忌之勇聞於世令子之力不如也要離曰王有意焉臣能殺之臣詐以負罪出奔願王戮臣妻子斷臣右手慶忌必信臣王曰諾

要離乃詐得罪出奔吳王乃取其妻焚棄於市要離乃奔諸侯以無罪聞於天下遂如衛見慶忌曰闔閭無道王子所知今戮吾妻子焚之於市無罪見誅吳國之事吾知其情願因王子之勇闔閭可得也慶忌信其謀練士卒遂至吳將渡江於中流要離力微坐慶忌上風因風勢以矛鉤其冠順風而刺慶忌慶忌顧而揮之三捽其頭於水中乃加於膝上曰嘻天下之勇士也乃敢加兵於我左右欲殺之慶忌止之曰

豈可一日而殺天下勇士二人哉可令還吳以旌其忠於是慶忌死要離渡江愍然不行謂從者曰殺吾妻子以事吾君非仁也為新君而殺故君之子非義也何面目以視天下之士言訖遂投身於江未絶從者出之要離乃自斷手足伏劍而死

夫槩王闔廬之弟也魯定公四年吳伐楚楚囊瓦禦之二師陳於柏舉夫槩王晨請於闔廬曰楚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

弗許夫槩王曰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謂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囊瓦之卒楚師亂吴師大敗之吴遂入郢夫槩王後奔楚為堂谿氏

被離王闔廬之臣楚白喜既入吴伍子胥言於王以為大夫被離問子胥曰何見而信喜子胥曰喜伯州犁之孫吾之怨與喜同子不聞河上歌乎同病相憐同憂相救不愛其所近悲其所思者乎被離曰吾覩喜

之為人鷹視虎步專功擅殺性不可親也子胥曰不然竟與共事喜即伯嚭也

屈狐庸吳臣吳子僚使聘於晉趙文子問焉曰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巢隕諸樊閽殺戴吳天似啓之何如對曰不立是二王之命也非啓季子也若天所啓其在令嗣君乎甚德而度德不失民度不失事民親而事有序其天所啓也有吳國者必此君之子孫實終之季子守節者也雖有國不立

張胥鄙譚夫吾吳士也前交而後絶張胥鄙有罪拘將死譚夫吾命徒而取之至於道而後乃知其夫吾也輟行而辭曰義不同於子故前交而後絶吾聞之君子不為危易行今吾從子是安則肆志危則易行也與吾因子而生不若反拘而死闔閭聞之令使釋之張胥鄙曰吾義不同於譚夫吾故不受其任矣今吏以是出我以譚夫吾故免也吾庸遽受之乎遂觸墻而死譚夫吾聞之曰我仕而不受佞也不知而出之愚

也佞不可以接士愚不可以仕君吾行虛矣人惡吾生吾亦恥以此立於世乃絶頸而死

吳赤市使於智氏假道於衛甯文子具紵絺三百製將以送之大夫豹曰吳雖大國也不可交假之道則亦敬矣又何禮焉甯文子不聽遂致之吳赤市至於智氏既得事將歸吳智伯造舟為梁吳赤市曰吾聞之天子濟於水造舟為梁諸侯維舟為梁大夫方舟方舟臣之職也其敬太甚必有故使人視之視則用兵

在後矣將以襲衛吳赤市曰衛假吳道而厚贈我我見難而不告是與為謀也稱疾而留使人告衛衛人警戒智伯聞之乃止

太子友王夫差子也夫差將伐齊令國中曰敢諫者死太子友知子胥忠而不用太宰嚭佞而專政欲切言之恐罹尤乃諷諫王清旦懷丸持彈從後園來衣袷履濡王怪問之太子曰適遊後園聞秋蜩之聲往觀之秋蟬登高樹飲清露隨風撝撓長吟悲鳴自以為

安不知螳蜋超枝緣條曳腰聳距而稷其形螳蜋翕心而進志在有利不知黃雀徘徊枝陰踙蹴微進欲啄螳蜋黃雀但知伺螳蜋之有味不知臣挾彈飛丸而集其背臣但志黃雀不知空埳其旁陷於深井臣故袷體濡履馬大王笑曰天下之愚也但貪前利不覩後患太子曰愚復有甚吳徒知踰境征伐不知越王將選死士出三江之口入五湖之中天下之危莫甚於斯王不聽

王子地王孫彌庸皆夫差臣也魯哀公十三年越伐吴爲二隊疇無餘謳陽自南方先及郊彌庸見姑蔑之旗曰吾父之旗也不可以見讎而弗殺也太子友曰戰而不克將亡國請待之彌庸獲疇無餘地獲謳陽越子至復戰友與彌庸於姚皆死之

子洩夫差之臣魯哀公八年帥師伐魯取武城

胥門巢王子姑曹展如皆夫差臣哀公十一年巢將上軍姑曹將下軍展如將右軍戰於艾陵大敗齊師

言偃字子游吳人孔子高弟在文學之科少孔子四十五歲為武城宰孔子過之聞弦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夫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今有宅在常熟縣西范成大云世稱常熟為琴川本弦歌之說也

角里先生吳人史記正義引周樹洞歷云姓周名術字元道太伯之後漢高帝時與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

俱出定太子號四皓又云甪里先生一號霸上先生

又云令太湖中洞庭山西南中有甪里村是

嚴忌會稽吳人時謂之嚴夫子尊之如此忌本姓莊

嚴助嚴夫子之子或言族家子也夫子之族子郡舉賢良對

策百餘人武帝善助對擢為中大夫與朱買臣等並

在左右時征夷開邉軍旅數發內改制度朝廷多事

屢舉賢良文學之士上令助等與公孫弘辯論中外

相應以義理之文大臣數詘其尤親幸者助及東方

朔枚臯吾丘壽王司馬相如相如常避事朔臯不根持論上頗俳優畜之惟助與壽王見任用而助最先進建元三年閩越圍東甌東甌告急帝問田蚡蚡以為不足煩中國自秦時棄不屬助詰蚡曰特患力不能救德不能覆誠能何故棄之今不振尚何以子萬國乎上迺遣助以節發兵會稽會稽守欲拒法不為發助乃斬一司馬諭意指遂發兵浮海救東甌未至閩越罷兵漢兵遂出踰嶺會閩越王弟餘善殺王以

降漢兵罷上嘉之迺令助諭意風指於南越南越即遣太子嬰齊隨助入侍助還又諭淮南曰令者大王以發屯臨越事上書陛下故遣臣助告王其事朝有闕政遺王之憂陛下甚恨之夫兵固凶器然自五帝三王禁暴止亂非兵未之聞也漢操生殺之柄以制海内之命危者望安亂者卬治今閩越王狼戾不仁陛下為萬民安危久遠之計故遣兩將屯於境上震威武揚聲鄉屯曾未會天誘其衷閩王隕命輒遣使

者罷屯毋後農時南越王甚嘉被惠澤故遣太子入
侍此則陛下深計遠慮之所出也事效見前故使臣
助來諭王意於是王稱謝助還上大說助侍燕從容
上問助所欲對願為會稽太守於是拜為會稽太守
數年不聞問賜書制詔會稽太守君厭承明之廬勞
侍從之事懷故土出為郡吏間者闊焉久不聞問具
以春秋對毋以蘇秦從横助恐上書謝稱春秋天王
出居於鄭不能事母故絕之臣事君猶子事父母也

臣助當伏誅陛下不忍加誅願奉三年計最詔許因留侍中有奇異輒使為文及賦頌數十篇後淮南王來朝厚賂遺助交私論議及淮南反事與助相連上薄其罪欲勿誅張湯爭不可助竟棄市

朱買臣字翁子吳人也家貧好讀書不治產業常艾薪樵賣以給食擔束薪行且誦書其妻亦負載相隨數止買臣毋歌謳道中買臣愈益疾歌妻羞之求去買臣笑曰我年五十當富貴今已四十餘矣女苦日久

待我富貴報女功妻恚怒曰如公等終餓死溝中耳何能富貴買臣不能留即聽去其後買臣獨行歌道中故妻與夫家見買臣饑寒呼飯飲之後數歲買臣隨上計吏為卒將重車至長安詣闕上書久不報待詔公車糧用乏上計吏卒更乞匄之會邑子嚴助貴幸薦買臣名見說春秋言楚辭帝甚說之拜為中大夫與助俱侍中是時方築朔方公孫弘諫上使買臣難詘弘後買臣坐事免久之名待詔時東越數反覆

買臣因言故東越王居保泉山一人守險千人不得上令聞東越王更徙處南行去泉山五百里居大澤中今發兵浮海直指泉山陳舟列兵席卷南行可破滅也上拜買臣會稽太守上謂買臣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今子何如買臣頓首謝詔買臣到郡治樓船備糧食水戰具須詔書到軍與俱進初買臣免待詔常從會稽守邸者寄食拜為太守買臣衣故衣懷其印綬步歸郡邸直上計時會稽吏方相與羣

飲不視買臣買臣入室中守邸與共食少見其綬守邸怪之前引其綬視其印會稽太守章也守邸驚白守丞相推排陳列中庭拜謁買臣徐出戶有頃長安廐吏乘駟馬車來迎買臣遂乘傳去會稽聞太守且至發民除道縣並送迎車百餘乘入吳界見其故妻妻夫治道買臣駐車呼令後車載其夫妻到太守舍置園中給食之居一月妻自經死買臣乞其夫錢令葬悉召見故人與飲食諸嘗有恩皆報復居歲餘買

臣受名將兵與韓説等俱擊破東越有功徵入為主爵都尉數年坐法免復為丞相長史張湯為御史大夫行丞相事知買臣素貴故陵折之買臣見湯坐牀上弗為禮買臣深怨常欲死之後遂告湯陰事湯自殺上亦誅買臣子山拊官至右扶風

姑蘇志卷四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姑蘇志卷四十四至四十六

詳校官編修臣曹振鏞

檢討臣德生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李䕫

謄録監生臣官懋弼

姑蘇志卷四十四

明 王鏊 撰

人物二

陸閎字子春吳縣人暢之子也篤行好學聰明有令德選尚寧平公主辭疾不應爲潁川太守致鳳凰甘露之瑞建武中爲尚書令閎姿容如玉喜著越布單衣光武升臺見之歎曰南方固多佳人自是常敕會稽郡獻越布焉孫續別有傳續孫康

康字季寧少篤孝悌勤修操行太守李肅舉孝廉肅後
坐事誅康爲斂尸送喪還鄉行服以義烈稱刺史臧
旻舉茂才除高成令縣在邊陲舊令戸一人具弓弩
以備不虞不得行來長吏新到輙發民繕城郭康至
皆罷遣百姓大悅以恩信爲治寇盜亦息州郡表上
其狀光和元年遷武陵太守轉桂陽樂安二郡所在
稱之時靈帝欲鑄銅人而國用不足乃詔民田畝斂
十錢比水旱貧苦康上疏諫內倖譖康大不敬檻車

徵詣廷尉侍御史劉岱陳解免歸復徵拜議郎會廬江賊黄穰等與江夏蠻連結十餘萬人攻没四縣拜康廬江太守康申明賞罰擊破穰等餘黨悉降帝嘉之拜其孫尚爲郎中獻帝即位天下大亂康蒙險遣孝廉計吏奉貢朝廷詔勞加忠義將軍秩中二千石時袁術屯兵壽春部曲饑餓遣使求委輸兵甲康以其叛逆閉門不通内修戰備將以禦之術怒遣孫策攻康圍城數重康固守受敵二年城陷月餘病卒宗

族百餘人遭離饑戹死者將半朝廷愍其守節拜子儁爲郎中少子績

績字公紀年六歲於九江見袁術術出橘績懷三枚去拜辭墜地術曰陸郎作賔客而懷橘乎績跪答曰欲歸遺母術大奇之孫策在吳張昭張紘秦松爲上賔共論四海未泰須當用武治而平之績年少末坐遥大聲言曰昔管夷吾相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用兵車孔子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今論

者不務道德懷取之術而惟尚武績雖童蒙竊所未
安也昭等異焉績容貌雄壯博學多識星歷算數無
不該覽虞翻舊齒名盛龐統荊州令士年亦差長皆
與績友善孫權辟爲奏曹掾以直道見憚出爲鬱林
太守加偏將軍績既有躄疾又意在儒雅非其志也
雖有軍事著述不廢作渾天圖注易釋玄皆傳於世
豫知亾日爲辭以訣曰有漢志士吳郡陸績幼勤詩
書長玩禮易受命南征遘疾遇厄遭命不幸嗚呼悲

陽卒年三十二長子宏會稽南部都尉次子叡長水校尉

陸遜字伯言少孤隨從祖康在官袁術將攻康康遣遜還吳爲之綱紀門戸孫權爲將軍遜始仕幕府歴東西曹令史出爲海昌屯田都尉并領縣事開倉賑貧勸督農桑時吳會稽丹陽多有伏匿遜乞與募會稽賊帥潘臨歴年不禽遜召兵討治深險皆服部有二千餘人鄱陽賊帥尤突作亂復往討之拜定威校尉

軍屯利浦權以兄策女配之以爲帳下右部督會丹陽賊帥費棧受曹操印綬爲作内應權遣遜討棧應時破散遂部伍東三郡彊者爲兵羸者補戸得精卒數萬人宿惡盪除還屯蕪湖會稽太守淳于式表遜枉取民人所在愁擾遜後言次稱式佳吏權曰式白君而君薦之何也對曰式意欲養民是以白遜若遜復毀式以亂聖聽不可長也權曰此誠長者之事呂蒙詣建業遜謂曰關羽矜其驍氣陵轢於人但務北

進未嫌於我今出其不意自可禽制蒙至權問誰可代者對曰陸遜意思深長才堪負重而未有遠名非羽所忌若用之當令外自韜隱内察形便然後可克權乃召遜拜偏將軍右部督代蒙遜至陸口與羽書推羽功德深自抑晦羽見書意大安無所復嫌遜具啓形狀陳其可禽權乃潛軍而上使遜與吕蒙爲前部至即克公安南郡遜徑進領宜都太守拜撫邊將軍封華亭侯時宜都太守樊友委郡走諸城長吏蠻

夷君長皆降遜請金銀銅印以假授初附又攻房陵
南鄉皆大破之秭歸大姓文布鄧凱等合夷兵首尾
西方復討破之權以遜為右護軍鎮西將軍進封婁
侯權欲令歷本州舉命乃使揚州牧呂範就辟別駕
從事舉茂才黃武元年劉備率大衆來向西界權命
遜為大都督假節督朱然等五萬人拒之備從巫峽
建平連圍至夷陵界立數十屯先遣吳班於平地立
營欲以挑戰諸將皆欲擊之遜曰此必有譎且觀之

備知其計不可乃引伏兵從谷中出遜曰所以不聽諸君擊班者揣之必有巧故也諸將並曰攻備當在初今乃令入五六百里相持七八月諸要害皆固守擊之必無利遜曰備更事多其軍始集思慮精專未可干也今住已久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計不復生乃先攻一營不利諸將皆曰空殺兵耳遜曰吾已曉破之之術乃敕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一處勢成通率諸軍同時俱攻斬張南馮習及胡王沙摩柯等其

外四十餘營將杜路劉寧等窮逼請降備升馬鞍山陳兵自繞遜督諸軍蹙之死者萬數備夜遁舟械軍資一時畧盡尸骸塞江而下初孫桓別討備前鋒於夷道爲備所圍求救於遜遜曰安東得士衆心城牢糧足無可憂也待吾計展不救安東安東自解已而果然加遜輔國將軍領荆州牧改封江陵侯劉禪襲位諸葛亮秉政與權連和時事所宜權輒令遜語亮并刻權印以置遜所權每與禪亮書常過示遜輕重

可否有所不安便令改定以印封行之七年權使鄱陽太守周魴譎魏大司馬曹休休果舉衆入皖乃召遜假黄鉞爲大都督逆休遜自爲中部令朱桓全琮爲左右翼三道俱進衝休伏兵繼之追亡逐北徑至夾石斬獲萬餘牛馬車乘萬輛資械畧盡休還死諸軍振旅過武昌權令左右以御蓋覆遜入出殿門賜御物上珍遣還西陵黄龍元年拜上大將軍右都護是歲權巡建業留太子等徵遜輔之并掌荆州豫章

三郡事董督軍國時建昌侯慮於堂前作鬪鴨闌遜正色曰君侯宜勤覽經典以自新益用此何為慮即毀徹之射聲校尉松於公子中最親戲兵不整遜對之髡其職吏嘉禾五年權北征使遜與諸葛瑾攻襄陽遜遣韓扁齎表奉報於沔中為敵所得瑾聞之甚懼書與遜欲急去遜未答方催人種葑豆與諸將弈射如常瑾自來見遜遜曰賊知大駕以旋無所復慼得專力於吾又已守要害兵將意動且當自定以安

之施設變術然後出耳令便示退賊謂吾怖仍來相
蹙必敗之勢也乃密與瑾立計令瑾督舟船遜悉上
兵馬以向襄陽城敵素憚遜遽還赴城瑾便引船出
遜徐整部伍張拓聲勢步趨船敵不敢干軍到白圍
託言住獵潛遣周峻張梁等擊江夏新市安陸石陽
市盛峻等奄至人皆捐物入城城門噎不得關敵乃
自斫殺已民然後得闔斬首獲生千餘其所生得皆
加營護不令兵士侵擾將家屬來者使料視若亡其

妻子即厚給衣糧慰遣令還或有感慕而歸者六年
中郎將周祗乞於鄱陽召募事下問遜遜以爲此郡
民易動難安恐致寇而祗固陳取之郡民吳遽等果
作賊殺祗攻沒諸縣遜自討即破降之得精兵八千
三郡平赤烏七年代顧雍爲丞相州牧都護領武昌
事如故先是二宮並闕中外職司多遣子弟給侍全
琮報遜遜以爲子弟茍有才不憂不用不宜私出以
要榮利若其不佳終爲取禍且聞二宮勢敵必有彼

此此古人之厚忌也琮子寄果阿附魯王必為足下
門戶致禍矣琮不納更以致隙及太子有不安之議
遜上疏陳太子正統宜有磐石之固魯王藩臣當使
寵秩有差彼此得所上下獲安書三四上及求詣都
口論適庶之分不許而遜外甥顧譚顧承姚信並以
親附太子枉見流徙太子太傅吾粲坐與遜交書下
獄死權累遣使讓遜遜憤恚卒年六十三孫休時追
謚昭侯子抗襲爵

抗字幼節孫策外孫也遜卒時年二十拜建武校尉領
遜衆孫權以楊竺所白遜二十事問抗禁絶賔客中
使臨詰抗無所顧事事條答權意漸解赤烏九年遷
立節中郎將與諸葛恪換屯柴桑抗臨去繕完城圍
葺其牆屋桑果不得妄敗恪入屯儼然若新而恪柴
桑故屯頗有毀壞深以爲慙建興元年拜奮威將軍
太平二年魏諸葛誕舉壽春降拜抗爲柴桑督赴壽
春破魏牙門將孫皓即位加鎮軍大將軍領益州牧

建衡二年拜都督信陵西陵夷道樂鄉公安諸軍事治樂鄉抗聞都下政令多闕憂深慮遠乃疏陳時宜十七條時何定弄權閹官預政又疏言宜隨才授職抑黜羣小然後俗化可清庶政無穢鳳凰元年西陵督步闡叛降晉抗聞之部分諸軍令左弈吾彥蔡貢等徑赴西陵敕築嚴圍自赤谿至故市内以圍闡外以禦寇晝夜催切衆甚苦之諸將咸諫抗不許宜都太守雷譚言至懇切抗欲服衆聽令一攻果無利圍

始合晉羊祜率師向江陵諸將咸以抗不宜上抗曰
江陵城固兵足無所憂患假令敵得江陵必不能守
如使西陵槃結則南山羣夷皆當擾動所慮難可言
也吾寧棄江陵而赴西陵況江陵牢固乎初江陵平
衍道路通利抗敕江陵督張咸作大堰遏水以絕寇
叛祜欲因所遏水浮船運糧揚聲將破堰以通步軍
抗聞使咸亟破之諸將皆惑祜至當陽聞堰敗乃改
船以車運大費功力晉徐胤率水軍詣建平楊肇至

西陵抗令張咸固守其城公安督孫遵巡南岸禦祜水軍督留慮鎮西將軍朱琬拒肯身率三軍憑圍對肇都督俞贊亡詣肇抗曰贊軍中舊吏知吾虛實吾常慮夷兵素不簡練若敵攻圍必先此處即夜易夷民皆以舊將充之明日肇果攻故夷兵處抗命旋軍擊之矢石雨下肇衆傷死者相屬肇至經月計屈夜遁抗欲追之而慮闡畜力伺隙兵不足分於是但鳴鼓戒衆若將追者肇衆悉解甲挺走抗使輕兵躡之

肇大敗祜等皆引軍還抗遂陷西陵城誅夷闡族及其將吏餘請赦數萬口修治城圍東還樂鄉貌無矜色謙沖如常故得將士歡心加拜都護時師旅仍動百姓疲獘上疏宜富國强兵力農畜穀二年春就拜大司馬荆州牧三年夏病以爲西陵建平國之蕃要表陳易失之勢及乞簡閱一切料出以補疆埸受敵常處又云臣死之後乞以西方爲屬秋遂卒子晏嗣晏及弟景玄機雲分領抗兵晏爲裨將軍夷道監天

紀四年晉軍伐吳所至輒克終如抗慮景字士仁濕
身好學著書數十篇以尚公主拜騎都尉封毗陵侯
既領抗兵拜偏將軍中夏督晏景皆爲王濬别軍所
殺景妻孫皓妹與景俱張承外孫也初景母坐外祖
諸葛恪誅見黜景少育於祖母祖母亡景爲心喪三
年漢晉春秋曰江陵之役羊祜既歸增修德信以懐
吳人陸抗每告其邊曰彼專爲德我專爲暴是不
戰而自服也各保分界無求細益而已於是吳晉之
間餘糧栖畝而不犯牛馬逸而入境可宣告而取也
沔上獵吳獲晉人先傷者皆送還抗常疾求藥於祜
祜以成合與之曰此上藥也近始自作未及服以君

疾急故相致抗服之諸將或諫抗不答孫皓聞二境交和以詰抗抗曰夫一邑一鄉不可以無信義而況大國乎臣不如是正足以彰其德耳於祜無傷也

機字士衡身長七尺其聲如鐘少有異才文章冠世抗卒領其兵為牙門將年二十而吳滅退居舊里靜學十年以祖父世為將相有大勳勞深慨孫皓舉而棄之論權皓得失併述其先功業作辨亡論二篇太康末與弟雲俱入洛造張華華素重其名如舊相識曰伐吳之役利獲二俊薦之諸公楊駿辟為祭酒駿誅

累遷太子洗馬著作郎范陽盧志於衆中問機曰陸遜陸抗於君近遠機曰如君於盧毓盧珽志默然既起雲謂機曰殊邦遐遠容不相悉何至於此機曰我父祖名播四海寧不知邪議者以此定二陸之優劣吳王晏出鎮淮南以機為郎中令遷尚書中兵郎轉殿中郎趙王倫輔政引為相國參軍豫誅賈謐功賜爵關中侯倫將篡位以為中書郎倫誅齊王冏以機職在中書疑其與為九錫文及禪詔收付廷尉成都

王穎吳王晏並救理之減死徙邊遇赦而止時中國多難顧榮戴若思等咸勸機還吳機負其才望而志匡世難故不從冏既矜功受爵不讓機作豪士賦以刺焉冏不悟竟敗又采聖王經國封建之指著五等論時成都勞謙下士機既感恩又謂其必能康隆晉室遂委身焉穎以機參大將軍軍事表爲平原內史太安初穎與河間王顒討長沙王乂假機後將軍河北大都督督中郎將王粹冠軍將軍牽秀等諸軍二

十萬餘機以三世為將道家所忌又羈旅入宦頓居
郡士之右固辭不許機鄉人孫惠亦勸機讓都督機
曰將以吾為首鼠避賊適所以速禍也遂行穎謂機
曰功成事定當爵為郡公位以台司機曰昔齊桓任
夷吾以建九合之功燕惠疑樂毅以失垂成之業今
日之事在公不在機也穎左長史盧志心害機寵言
於穎曰陸機自比管樂擬君闇主穎默然機始臨戎
而牙旗折意甚惡之列軍自朝歌至于河橋鼓聲聞

數百里漢魏以來出師之盛未嘗有也長沙王乂奉
天子與機戰於鹿苑機軍大敗初宦人孟玖弟超並
爲穎所寵超將鐵騎直入機麾下奪之顧謂機曰貉
奴能作督否孫拯勸機殺之機不能用超宣言曰陸
機將反又還書與玖言機持兩端及戰超不受機節
度獨進而沒玖疑機殺之遂譖機於穎言其有異志
王闡郝昌公師藩等皆玖所用與牽秀等共證之穎
大怒使秀密害機其夕機夢黑幰繞車手決不開天

明而秀兵至機釋戎服著白帢與秀相見神色自若謂秀曰自吳朝傾覆吾兄弟宗族蒙國重恩成都命吾以重任辭不獲已今日受誅豈非命也因與穎牋詞甚悽惻既而歎曰華亭鶴唳可復聞乎遂遇害士卒莫不流涕是日昏霧晝合大風折木平地尺雪議者以爲陸氏之寃機天才秀逸辭藻宏麗張華嘗謂之曰人之爲文常恨才少而子更患其多弟雲嘗爲書曰君苗見君文輒欲燒其筆硯後葛洪稱其文猶

玄圃積玉無非夜光五河吐流泉原如一其宏麗妍
贍英銳標逸亦一代之絶乎然好游權門與賈謐親
善以進趣獲譏攄字顯世富春人仕爲黄門郎孫皓
時能以智自全機之被收其弟雲眈及攄皆下獄考
掠攄兩踝骨見終不變辭吏民謂曰二陸之枉誰不
知之君可不愛身乎攄仰天歎曰陸君兄弟世之奇
才吾蒙知愛今既不能救其死忍復從而誣之乎遂
同被害攄門人費慈宰意詣獄明攄寃攄遣之曰吾

義不負二陸死自吾分卿何為爾邪二人曰君既不負陸僕又安可負君玖并殺之

雲字士龍六歲能屬文少與機齊名雖文章不及而持論過之號曰二陸年十六舉賢良刺史周浚召為從事謂人曰士龍今之顏子也吳平入洛俄以公府掾為太子舍人出補浚儀令縣名難理雲到官肅然下不能欺市無二價人有見殺者主名不立雲録其妻而無所問十餘日遣出密令人隨後謂曰其去不出

十里當有男子候之與語便縛來既而果然問之具服云與此妻通共殺其夫聞妻得出欲與語憚近縣故遠相要候於是一縣稱爲神明郡守害其能屢遣責之雲乃去官百姓追思之畫像配食縣社尋拜吳王晏郎中令雲愛才好士多所貢達成都王穎表清河內史穎將討齊王冏以雲爲前鋒都督冏誅轉大將軍右司馬穎晚節政衰雲屢以正言忤旨孟玖欲用其父爲邯鄲令雲固執不許玖深忿怨機之敗也

并收雲穎官屬江統蔡克棗嵩等上疏救雲克至叩頭流血僚屬數十人皆流涕固請穎惻然有宥雲色孟玖扶穎入促令殺雲夷三族雲時年四十二有二女無男門生故吏迎葬清河所著文章三百四十九篇新書十篇並行於世雲弟耽爲平東祭酒亦有清譽與雲同遇害孫惠與朱誕書曰不意三陸相攜闇朝一旦湮滅國喪儁望悲豈一人後東海王越討穎移檄天下亦以機雲兄弟枉害爲罪狀云

陸瑁字子璋遜弟也少好學篤義陳融濮陽逸蔣纂袁迪等皆就瑁游瑁割少分甘與同豐約同郡徐原素不相識臨死遺書託以孤弱瑁爲立墳收導其子從父績遺二男一女皆幼瑁迎攝養至長乃别州郡辟舉皆不就嘉禾元年徵拜議郎選曹尚書孫權欲親征公孫淵瑁疏諫之權未許瑁重上疏乃止赤烏二年卒子喜

喜字文仲一字恭仲仕吳累遷吏部尚書少好學有才

思嘗作言道訪論古今歷審機娛賓九思其書近百篇吳平又作西州清論傳於世借稱諸葛孔明以行其書有較論格品篇曰或問予薛瑩國士之第一者乎荅曰以理推之在乎四五之間夫孫皓無道若龍虵其身潛而勿用趣不可測此第一人也避尊居卑祿代耕養玄靜守約此第二人也侃然體國以方見憚執正不懼此第三人也斟酌時宜在亂猶顯時獻微益此第四人也溫恭脩慎不爲諂首從容保寵此

第五人也過此已往不足復數故第二已上多淪沒而遠悔吝第三已下有聲位而近咎累是以深識君子晦其明而履柔順也太康中詔曰陸喜等並以貞潔不容皓朝或忠而獲罪或退身修志救所在以禮發遣須到隨才授用乃以喜為散騎常侍尋卒子育為尚書郎弋陽太守喜弟英字季子長沙太守高平相員外散騎常侍英子曄

曄字士光少有雅望從兄機每稱之曰我家世不乏公

矣居喪以孝聞顧榮與人書曰士光氣息裁屬慮其性命言之傷心後察孝廉除永世烏江令皆不就元帝初鎮江左辟爲祭酒尋補振威將軍義興太守不拜預討華軼功封平望亭侯累遷散騎常侍本郡大中正元年遷太子詹事時帝以侍中宜兼用南人曄以清貞著稱遂拜侍中徙尚書領州大中正明帝即位轉光禄勲遷太常代紀瞻爲尚書左僕射領太子少傅尋加金紫光禄大夫代卞壼爲領軍將軍以平

錢鳳功進爵江陵伯帝不豫曄與王導卞壼庾亮溫嶠郗鑒並受顧命輔皇太子更入殿將兵直宿遺詔曰曄清操忠貞歷職顯允其兄弟事君如父憂國如家歲寒不凋體自門風既委以六軍可録尚書事加散騎常侍成帝踐祚拜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給親兵百人常侍如故蘇峻之難隨帝在石頭舉動方正峻以曄吳士之望不敢加害使守留臺時共推曄督宮城軍事峻平加衛將軍給千兵百騎以勳進

爵為公封次子蝦新康子咸和中卒于家追贈侍中車騎大將軍謚曰穆子誕散騎常侍曄弟玩

玩字士瑶器量淹雅弱冠有美名賀循每稱其清允平當郡檄綱紀東海王越辟為掾皆不就元帝引為丞相叅軍時王導初至江左思結人情請婚於玩玩對曰培塿無松栢薰蕕不同器玩雖不才義不能為亂倫之始玩甞詣導食酪因而得疾與導牋曰僕雖吳人幾為傖鬼其輕易權貴如此累加奮武將軍徵拜

侍中以疾辭王敦請爲長史不得已從命敦平郗鑒議敦佐吏宜皆免官禁錮温嶠上表申理玩得不坐後拜侍中遷吏部尚書領會稽王師不拜轉尚書左僕射領本州大中正及蘇峻反遣玩與兄曄俱守宫城玩潛説匡術歸順以功封興平伯轉尚書令又授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王導郗鑒庾亮繼卒乃遷玩侍中司空給羽林四十人玩雖登公輔謙讓不辟掾屬成帝勸之玩所辟皆寒素有行

之士翼亮累世常以弘重爲人主所貴誘納後進謙若布衣搢紳之徒莫不𢩒其德宇卒謚曰康給兵千人守冢七十家太元中功臣普被減削以玩有佐命勲先陪陵而葬特置興平伯官屬以衛墓子始嗣歷侍中尚書玩弟納

納字祖言少有清操貞厲絶俗初辟鎮軍大將軍武陵王掾州舉秀才王述雅敬重之引爲建威長史累遷黄門侍郎本州别駕尚書吏部出爲吳興太守至郡

不受俸禄徵拜左民尚書領州大中正外白宜裝幾
船納曰私奴裝糧食來無所復須也臨發止有被襆
而已餘並還官遷太常徙吏部尚書加奉車都尉衛
將軍謝安嘗欲詣納而納殊無措辦兄子俶密為之
具安既至納所設唯茶果俶遂陳盛饌客罷納大怒
曰汝不能光益父叔乃復穢我素業杖之四十其舉
措多此類兄子禽犯法應刑乞免官謝罪詔特許輕
降遷尚書僕射轉左僕射加散騎常侍拜尚書令常

侍如故恪勤貞固終始不渝會稽王道子委任羣小納望關歎曰好家居纖兒欲撞壞之邪除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未拜卒即以爲贈無子以弟子道隆嗣元熙中爲廷尉

陸凱字敬風遜族子也黄武初爲諸暨長有治迹拜建武都尉手不釋書好太玄論演其意赤烏中除儋耳太守討朱崖有功遷建武校尉五鳳二年討陳毖於零陵克捷拜巴丘督偏將軍封都鄉侯轉武昌右部

督累遷盪魏綏遠將軍景帝即位拜征北將軍假節領豫州牧孫皓立遷鎮西大將軍都督巴丘領荊州牧進封嘉興侯寶鼎元年遷左丞相皓不好人視已郡臣侍見睛莫敢迂凱對皓曰夫君臣無不相識之道若卒有不虞不知所赴皓聽凱自視皓徙都武昌揚土百姓泝流供給以爲患苦又政謬民窮凱上疏言之及論刑政賞罰聽諫納賢積儲理財輔國匡時之方及斥內寵位非其人時何定便辟貴幸凱面責

之曰卿見前後事主不忠傾亂國政寧有以壽終者邪何爲佞邪穢塵天聽定大恨思中傷之凱不以爲意乃心公家義形於色表疏皆指事不飾忠懇内發建衡元年疾病皓遣董朝問所欲言凱陳何定不可任國事宜授外任姚信樓玄賀邵張悌郭逴薛瑩滕脩及族弟喜抗或清白忠勤或姿才卓茂皆社稷之楨幹卒年七十二子禕

禕字元容赤烏六年徵宿衛郎中後遷立義都尉五官

郎中騎都衛寳鼎元年凱爲左丞相禕遷黃門侍郎

封海鹽侯出領部曲加偏將軍行左丞相鎮西大將

軍軍事歴征北將軍凱亡入爲太子中庶子右國史

華覈表薦之曰禕體質方剛器幹彊固董率之才魯

肅不過在戎果毅臨財有節夫夏口賊之衝要宜選

名將以鎮戍之臣謂莫善於禕初皓常銜凱數忤旨

加何定譖搆然難繩以法又陸抗時爲大將故容忍

至抗卒竟徙凱家於建安天紀二年與從弟式召還

建業復將軍侯禕入晉為太子中庶子禕弟啓字公

聲晉宣城内史前將軍

陸退字黎民凱孫也仕至光禄大夫始為謝安主簿嘗

問張憑何以作母誄而不作父誄退答曰故當是丈

夫之德表於事行婦人之美非誄不顯退憑之壻也

陸胥字敬宗凱弟也始為御史尚書選曹郎太子和聞

其名待以殊禮會和與魯王霸分爭胥坐下獄楚毒

備至終無他辭後為衡陽督軍都尉赤烏十一年交

阯九眞夷賊攻没城邑以脩爲交州刺史安南校尉
脩喻招高凉渠黨等皆降交域清泰就加安南將軍
復討蒼梧建陵賊破之永安元年徵爲西陵督封都
亭侯後轉左虎林華覈表脩天姿聰朗才通行潔昔
歷選曹遺跡可紀還撫交州流民歸附商旅平行民
無疾疫田稼豐稔州治臨海海流秋醎脩又畜水民
得甘食惠風横被化感人神遂憑天威招合遺散在
州十有餘年内無粉黛附珠之妾家無文甲犀象之

珍宜在輦轂股肱王室卒子式嗣爲柴桑督揚武將軍天策元年與從兄禕俱徙建安天紀二年召還建業復將軍侯劉欣期交州記曰趙嫗者乳長數尺不嫁入山聚羣盜遂攻郡常著金蹋踶戰退輒張帷幕與少男通數十侍側刺史陸胤平之

陸邁字功高器識清敏風檢澄峻累遷振威將軍尚書吏部郎蘇峻東征邁與俱將至吳密敕左右入閶門放火以示威邁知其意謂曰吳治平未久必將有亂若爲亂階請從我家始峻遂止

陸璣字元恪吳太子中庶子烏程令譔毛詩鳥獸草木

蟲魚疏二卷

陸通字仲明曾祖載從劉裕平關中隨義真鎮長安遂没赫連氏父政性至孝母好食魚而北土苦少宅側忽出泉有魚時謂泉爲孝魚泉初從爾朱天光討伐及天光敗歸文帝爲行臺左丞原州長史賜爵中都縣伯通敦敏好學有志節幼從在河西逢冦難與政相失通乃自拔東歸從爾朱榮爾朱氏滅乃入關文

帝引為帳內督賀拔岳為侯莫陳悅所害或傳軍府已亡散帝憂之通以為不然居數日間至果如所策由是愈見親禮晝夜陪侍家人罕見其面通雖處機密益自恭謹後以迎孝武功封都昌縣伯大統元年進爵為侯從禽竇泰復弘農沙苑之役力戰有功又從解洛陽圍軍還屬趙青雀反於長安帝將討之以軍疲不可速行通曰青雀既以大軍不和謂朝廷傾危遂戍反亂逆謀久定必無遷善之心且其詐言大

軍敗績東寇將至若以輕騎往百姓謂爲信然更沮兆庶之望大軍雖疲精銳猶多以明公之威率思歸之衆以順討逆何慮不平帝深納之因從平青崔録前後功進爵爲公徐州刺史以寇難未平留不之部與于謹討劉平復加大都督從帝援玉壁進儀同三司九年高仲密以地來附通從若于惠戰於芒山衆軍皆退唯惠與通力戰至夜中乃陰引還敵亦不敢逼進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太僕卿賜姓步

六孤氏進爵綏德郡公周孝閔踐祚拜小司空保定五年累遷大司寇通性柔謹雖久處列位常清慎自守所得禄賜盡與親故共之常曰凡人患貧而不貴不患貴而貧也建德元年轉大司馬卒弟逞

逞字季明初名彦字世雄魏文帝謂之曰爾既温裕何乃字雄於爾凡弟又復不類遂改焉少謹密有名凡通先以軍功受茅土乃讓父爵中都縣伯令逞襲之起家羽林監文帝親信輩皆以驍勇自達唯逞獨兼

文雅帝加禮焉大統十四年叅大丞相府軍事兼記室保定初累遷吏部中大夫歴藩部御伯中大夫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從授司宗中大夫轉軍司馬逞幹識詳明歴任三府所在著績進爵為公天和三年齊遣斛斯文略劉逖來聘詔逞為使主尹公正為副以報之逞美容止善辭令敏而有禮齊人稱焉還居近畿詔令路車儀服郊迎而入四年除京兆尹都界有豕生數子而死其家又有豶遂乳養之諸

豚賴以活時論以逞仁政所致俄遷司會中大夫出為河州刺史宇文護奏為中外府司馬尋復為司會兼納言遷小司馬護誅坐免頃之起為納言又以疾不堪劇任乃除宜州刺史故事刺史奉辭例備鹵簿逞以時屬農要奏請停之詔遂其請逞在州有惠政東宮初建授太子太保卒贈大將軍子操嗣

陸慧曉字叔明玩玄孫也自玩至慧曉祖萬載世為侍中皆有名行慧曉伯父仲元亦為侍中時人方之金

張二族父子眞元嘉初爲海陵太守王僧達貴公子孫以才傲物爲吳郡太守入閶門曰彼有人焉顧琛一公兩掾英英門戶陸子眞五世内侍我之流亞慧曉清介正立不雜交游張緒稱爲江東裴樂初應州郡辟舉秀才衛尉史歷諸府行參軍以母老還養十餘年不仕齊高帝輔政除尚書殿中郎鄰族來賀慧曉舉酒曰陸慧曉年踰三十婦父領選始作尚書郎卿輩乃復爲慶邪尋引爲太傅東閤祭酒齊建元初

遷太子洗馬何點常稱慧曉心如照鏡遇形觸物無不朗然慧曉與張融並宅其間有池池上有柳點歎曰此池便是醴泉此木便是交讓及武陵王曄守會稽上爲精選僚吏以慧曉爲征虜功曹與府參軍劉璡同從述職武帝子廬陵王子卿爲南豫州刺史帝稱其小名曰烏熊癡如熊不得天下第一人爲行事無以壓一州乃使慧曉爲長史行事别帝問曰卿何以輔持廬陵答曰靜以修身儉以養性靜則人不擾

儉則人不煩後爲司徒從事中郎遷右長史時謝朏爲左長史府公竟陵王子良謂王融曰我府前世誰比融曰明公二佐天下英奇古來少見隆昌元年徙爲晉熙王冠軍長史江夏内史行郢州事慧曉歷輔五政立身清肅僚佐以下造詣必起送之或曰長史貴重不宜妄自謙屈答曰我性惡人無禮不容不以禮處人未嘗輕士大夫或問其故慧曉曰貴人不可輕而賤者乃可邪人生何容立輕重於懷抱終身嘗

呼人位建武中遷吏部郎尚書令史歴政來諮執選事慧曉任已獨行帝遣主書謂曰都令史悉諳舊貫可共參懷慧曉曰六十之年不復能諮都令史爲吏部郎也上若謂身不堪便當拂衣而退帝憚之後出爲晉安王鎮北司馬征北長史東海太守行府州事入爲五兵尚書行揚州事崔慧景事平領右軍將軍出監南徐州朝議欲以爲侍中王亮曰濟河須之今且就朝廷借之以鎮南兖州乃以爲輔國將軍南兖

州刺史加督至鎮俄以疾歸卒贈太常三子僚任倕
並有美名時人謂之三陸
倕字佐公少勤學善屬文於宅內起兩間茅屋晝夜讀
書如此數載所讀一徧必誦於口嘗借人漢書失五
行志四卷乃暗寫還之幼爲外祖張岱所異謂諸子
曰此兒汝家之陽元也年十七舉秀才永明二年刺
史竟陵王子良傾意賓客開西邸以延英俊倕與范
雲蕭琛任昉王融蕭衍謝朓沈約並以文學親侍號

曰八友辟倕議曹從事參軍廬陵王法曹行參軍與任昉友善時昭明太子愛文好士倕與殷芸等同見賓禮於樂賢堂遷驃騎臨川王東曹掾是時禮樂多所創革武帝雅愛倕才敕撰新漏刻銘其文甚美遷太子中書舍人管東宮記又詔為石闕銘記敕倕所制辭義典雅足為佳作可賜絹三十匹歷官國子博士中庶子守太常卿揚州大中正普通七年卒倕文集一十卷子纉

繕字士繻幼有志尚以雅正知名起家梁宣惠武陵王法曹叅軍承聖中授中書侍郎掌東宫管記江陵陷繕逌還京師紹泰元年除司徒右長史御史中丞以父任所終固辭不就高祖引爲司徒司馬遷給事黄門侍郎領步兵校尉通直散騎常侍兼侍中永定元年遷侍中時留異擁割東陽新安人向文政與異連結因據本郡朝廷以繕爲貞威將軍新安太守文帝嗣位徵爲太子中庶子領步兵校尉掌東宫管記繕

儀表端麗進退閑雅文帝使太子諸王咸取則焉趨
步躡履皆令習繕規矩除尚書吏部郎中步兵如故
仍侍東宮陳寶應平後出爲貞毅將軍建安太守秩
滿爲散騎常侍御史中丞循以父之所終固辭不許
乃權換廨宇徙居之太建初遷度支尚書侍中太子
詹事行東宮事領揚州大中正及太子親肄庶政解
行事加散騎常侍改加侍中遷尚書右僕射尋遷左
僕射參掌選事侍中如故更爲尚書僕射領前將軍

重授左僕射領揚州大中正別敕令與徐陵等七人參議政事十二年卒贈侍中特進金紫光禄大夫謚曰安子太子以繕東宮舊臣特賜祖奠子年數歲詔引入内應對進止有父風宣帝因賜名辯惠字敬臣繕兄子見賢亦方雅宣帝爲揚州牧以爲治中從事史深被知遇歷給事黄門侍郎長沙鄱陽二王長史等尋陽太守少府卿大建十年卒贈廷尉卿謚曰平子

陸閑字遐業慧曉從子也有風槩不茍合少爲張緒所知仕至揚州別駕齊明帝崩謂所親曰宫車晏駕百司將聽冢宰主上地重才弱難將至矣乃感心疾不復豫州事永元末刺史始安王遥光據東府作亂或勸去之閑曰吾爲人吏何可逃死臺軍陷城閑以綱佐被收尚書令徐孝嗣啓閑不豫逆謀未及報徐世欏命殺之四子厥絳完襄

厥字韓卿少有風槩好屬文永明九年詔百官舉士司

徒左西曹掾顧暠之表薦厥州舉秀才時盛爲文章沈約謝朓王融以氣類相推轂周顒善識聲韻世呼爲永明體厥與約書謂一人之思有遲速一家之文有工拙何獨宮商律呂必責其如一邪論者可言未窮其致不得言曾無先覺也閑被誅厥坐繫尚方尋有赦厥恨父不及感慟而卒年二十八有文集若干卷

絳字魏卿閑臨刑時絳抱頸求代不獲以身蔽刀刃行

刑者幷害之

完字楚卿梁寧遠長史琅邪彭城二郡丞完子雲公

襄字師卿天監三年范岫表薦起家著作佐郎除永寧令秩滿累遷司空臨川王法曹外兵輕車廬陵王記室參軍昭明太子開講業行啓武帝引與遊處除太子洗馬遷中舍人並掌管記出爲揚州中從事以父終此官固辭不許聽與府司馬換廨居之母年將八十太子月遣存問加賜衣膳母嘗卒患心痛醫方須

二升粟漿是時冬月日又逼暮求索無所忽有老人
詣門貨漿量如方劑始欲酬直無何失之時以襄孝
感所致累遷國子博士太子家令復掌管記母憂去
職毀頓過禮太子憂之日遣使誡喻服闋除太子中
庶子復掌管記中大通三年太子薨官屬罷妃蔡氏
別居金華宮以襄爲中散大夫領步兵校尉金華宮
家令知金華宮事七年出爲鄱陽内史先是郡人鮮
于琮梁書作琛大同元年殺廣晉令王筠號上願元年署

置官屬將出攻郡襄先率人吏修城隍爲備及賊至破之生獲琮時鄰郡案賊黨因求賄皆不得實或善人盡室罹禍唯襄郡枉直無濫人作歌曰鮮于鈔後善惡分人無横死賴陸君又有彭李二家因忿爭相誣告襄引入室不加責誚和言解喻之二人感恩深自悔咎乃爲設酒食令其盡歡酒罷同載而還人又歌曰陸君政無怨家鬬既罷儺共車在政六年郡中大治民李晛等詣闕陳襄德化求於郡立碑敕許之

又表乞留襄襄固乞還徵爲吏部郎遷祕書監揚州大中正太清元年爲度支尚書侯景圍臺城以襄直侍中省城陷逃還吳景將宋子僊攻錢唐會陸黯舉義夜襲郡殺僞太守蘇單于推襄行郡事淮南太守蕭寧逃賊入吳襄遣迎寧爲盟主遣黯及兄子映公躡子僊與戰於松江黯敗走吳下軍聞之亦散襄匿于墓下一夜憂憤卒年七十襄弱冠遭家禍釋服猶若居憂終身蔬食布衣不聽音樂口不言殺害五十

許年侯景平元帝贈侍中雲麾將軍以建義功追封

餘干縣侯

雲公字子龍五歲誦論語毛詩九歲讀漢書略能記憶

從祖倕與劉顯質問十事雲公對無所失顯歎異之

及長好學有才思州舉秀才累遷宣惠武陵王平西

湘東王繹行叅軍雲公先製太伯廟碑吳興太守張

纉罷郡經途讀其文歎曰今之蔡伯喈也纉至都掌

選言之武帝召爲尚書儀曹郎入直壽光省以本官

知著作郎事累遷中書黃門兼掌著作雲公善弈棊

嘗夜侍坐武冠觸燭火帝笑謂曰燭燒卿貂帝將用

爲侍中故以此戲之時天泉池新製鯿魚舟帝引劉

之遴到溉朱异同泛雲公年位尚輕亦預焉太清元

年卒年三十七帝悼惜詔贈日舉哀賻錢布雲公從

父兄才子亦有才名歷官中書郎宣成王友太子中

庶子廷尉卿與雲公並有文集雲公子瓊

瓊字伯玉幼聰慧有思理六歲爲詩頗有詞采大同末

詔雲公校定棋品瓚時八歲於客前覆局由是都下號曰神童朱异言之武帝召見瓚風神警亮進退詳審帝甚異之十一丁父憂毀瘠有至性從祖襄歎曰此兒必荷門基所謂一不爲少及侯景作逆攜母避地于縣之西鄉勤苦讀書晝夜無怠遂博學善屬文陳天嘉中以文學累遷尚書殿中郎瓚素有令名深爲文帝所賞及討周迪陳寶應等都官符及諸大手筆並敕付瓚遷新安王文學掌東宫管記宣帝爲司

徒妙簡僚佐徐陵薦瓊識具優敏文史足用進居郎署歲月過淹左西掾缺允膺兹選雖階次小踰其屈滯已積乃除司徒左西掾尋兼通直散騎常侍聘齊大建中爲給事黄門侍郎轉中庶子領大著作撰國史後主即位直中書省掌詔誥至德元年除度支尚書參選事掌詔誥并判廷尉建康二獄事初雲公奉梁武敕撰嘉瑞記瓊述其旨而續焉自永定訖于至德勒成一家之言遷吏部尚書著作如故瓊詳練譜

牒雅有識監先是吏部尚書宗元饒卒尚書左僕射袁憲舉瓊宣帝未之用至是居之號為稱職瓊性謙儉不自封植雖位望日隆而執志逾下園池室宇無所改作車馬衣服不尚鮮華四時俸禄散之宗族家無餘財暮年深懷止足思避權要恒謝疾不視事俄丁母憂初瓊侍東宫母隨在宫舍及喪還鄉詔加贈後主自制誌銘瓊哀慕過毁至德四年没有集二十卷行於世子從典字由儀幼聰敏八歲讀沈約集見

回文研銘援筆擬之便有佳致十二作柳賦其詞甚
美從父瑜特所賞愛及瑜將終命家中墳籍皆付之
從典乃集瑜文為十卷仍自製序從典篤好學業博
涉羣書位太子洗馬司徒左西掾陳亡入隋位著作
佐郎尚書右僕射楊素奏從典續司馬遷史記迄于
隋其書未就坐弟受漢王諒職免後謫南陽縣主薄
大業末朱粲引從典及通事舍人顔愍楚為賓客粲
以人為糧後盡食其兩家殯從父弟琰

琰字温玉父令公梁中軍宣城王記室參軍琰幼孤好學有志操州舉秀才解褐宣惠始興王行參軍累遷法曹外兵參軍直嘉德殿學士世祖聽覽餘暇頗留心史籍以琰博學善占誦引置左右嘗使製刀銘琰援筆即成無所點竄上嗟賞久之賜衣一襲俄兼通直散騎常侍副琅邪王厚聘齊及至鄴下而厚病卒琰自爲使主時年二十餘風神韶亮占對閑敏齊士大夫甚傾心焉還爲雲麾新安王主簿遷安成王長

子寧遠府記室參軍大建初爲武陵王明威府功曹史兼東宮管記丁母憂去官五年卒年三十四太子甚傷之手令舉哀加贈賻自製誌銘至德二年追贈司農卿琰寡嗜慾鮮矜競遊心經籍晏如也其所製文筆多不存本後主求其遺文撰成二卷弟瑜

瑜字幹玉少篤學美詞藻州舉秀才解褐驃騎安成王行參軍轉軍師晉安王外兵參軍東宮學士兄琰時爲管記並以才學娛侍左右時人比之二應太建二

年太子釋奠于太學宫臣並賦詩命瑜為序文甚贍麗遷尚書祠部郎中丁母憂服闋為桂陽王明威將軍功曹史兼東宫管記累遷永陽王文學太子洗馬中舍人瑜幼長讀書晝夜不廢聰敏強記一覽無復遺失嘗受莊老於周弘正學成實論於僧滔法師並通大旨時皇太子好學欲博覽群書以子集繁多命瑜鈔撰未就而卒年四十四太子流涕手令舉哀官給喪事親製祭文遣使弔祭至德二年追贈光禄卿

有集十卷瑜從父兄珍從父弟璪

珍字潤玉梁大匠卿晏之子弘雅有識度好學能屬文舉秀才對策高第表樞薦於世祖超授衡陽王文學直天保殿學士太建初遷長沙王友領記室後主在東宮徵爲管記仍除中舍人管記如故甚見親待尋以疾失明將還鄉里太子解衣贈之爲之流涕八年卒年三十七有令舉哀并加賵贈至德二年追贈少府卿有集十卷

琛字潔玉宣毅臨川王長史丘公之子少警俊事後母以孝聞世祖爲會稽太子琛年十八上善政頌甚有詞采由此知名舉秀才起家爲衡陽王主簿兼東宫管記歴豫章王文學領記室司徒主簿直宣明殿學士尋遷尚書三公侍郎兼通直散騎常侍聘齊還爲司徒左西掾又掌東宫管記太子愛其才辯深禮遇之後主嗣位遷給事黄門侍郎中書舍人參掌機密琛性頗疎坐漏泄禁中語賜死年四十二

陸澄字彦淵祖劭臨海太守父瑗州從事澄少好學博覽無所不知行坐眠食手不釋卷起家太學博士中軍衛軍府行佐太宰參軍補太常丞郡主簿北中郎行參軍宋泰始初爲尚書殿中郎議皇后諱班下應依舊稱姓左丞徐爰案司馬孚議皇后不稱姓春秋逆王后于齊並不言姓澄以意立議坐免官白衣領職郎官舊坐杖有名無實澄在官積前後罰凡至十數轉通直郎兼中書郎尋兼左丞泰始六年詔皇太

子朝服衮冕九章澄與儀曹郎丘仲起議服冕以朝
實著經文泰除六冕漢明還備魏晉以來不欲令臣
下服衮冕故位公者加侍官令皇太子禮絶羣后宜
遵聖王盛典革近代之制尋轉著作正員郎兼官如
故仍轉後軍長史東海太守遷御史中丞齊建元元
年驃騎諮議沈憲等家奴客為刼子弟被劾憲等晏
然左丞任遐奏澄不糾請免澄官澄上表言舊例無
左丞糾中丞之義詔外詳議褚淵檢宋以來左丞糾

正而中丞不糾免官者甚衆奏澄譏聞膚見貽撓後昆請免官詔以白衣領職明年轉給事中祕書監遷吏部四年復爲祕書監領國子博士遷都官尚書出爲輔國將軍鎮北將軍二府長史廷尉領驃騎將軍永明元年遷度支尚書尋領國子博士王儉謂之曰昔曹志總悅爲此官以君係之始無慙德澄與儉書陳王弼注易玄學之所宗今若弘儒鄭注不可廢并言左氏杜學之長穀梁舊有糜信近益以范甯不足

兩立世有一孝經題爲鄭玄注觀其用辭不與注書相類案玄自序所注衆書亦無孝經且爲小學之類不宜列在帝典儉答曰易體微遠實貫群籍豈可專據小王便爲該備宜依舊存鄭元凱注傳超邁前儒穀梁小書無俟兩注存麋畧范率由舊式凡此諸議並同雅論疑孝經非鄭所注僕以此書明百行之首實人倫所先七畧藝文並陳之六藝不與蒼頡凡將之流也鄭注虛實前代不嫌意謂可安仍舊立置儉

自以博聞多識讀書過澄澄謂曰僕少來無事唯以
讀書爲業且年位已高今君少便鞅掌王務雖復一
覽便諳然見卷軸未必多僕儉集學士何憲等盛自
商畧澄待儉語畢然後談所遺漏數百千條皆儉所
未覩儉在尚書省出巾箱几案雜服飾令學士隷事
事多者與之人人各得一兩物澄後來更出諸人所
不知事復各數條并舊物奪將去轉散騎常侍祕書
監吳郡中正光禄大夫加給事中尋領國子祭酒竟

陵王子良得古器小口方腹而底平可容七八升以問澄澄曰此名服匿單于以與蘇武子良詳視器底有字彷彿可識如澄所言隆昌元年以老疾轉光禄大夫加散騎常侍未拜卒謚靖子澄當世稱爲碩學讀易三年不解文義欲撰宋書竟不成王儉戲之曰陸公書厨也家多墳籍人所罕見撰地理書及雜傳死後乃出子少玄

陸徽字休猷郡辟命主簿仍除衛軍車騎二府參軍揚

州主簿王弘衛將軍主簿除尚書都官郎出補建康令清平無私為太祖所善選司徒左西掾元嘉十四年為始興太守明年仍除使持節交廣二州諸軍事綏遠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清操為士民所愛二十一年徵為南平王鑠冠軍司馬長沙內史行湘州府事母憂去職張尋趙廣為亂於益州兵寇之餘政荒民擾二十三年乃追徵為持節督益寧二州諸軍事寧朔將軍益州刺史隱䘏有方威惠兼著盜賊

靜息民物殷阜蜀土安説二十九年卒家無餘財太祖痛惜之詔曰徽勵志廉潔歴任恪勤奉公盡誠克己無倦褒榮未由不幸夙殞言念在懷以爲傷恨可贈輔國將軍賜錢十萬米二百斛謚曰簡子子叡正員外郎揚州中從事孫杲煦（吳地記徽少有清操歴清班兄弟七人號七龍遷益州刺史化行如神）

杲字明霞父叡揚州中從事杲少好學工書畫舅張融有高名杲風韻舉止頗類時稱曰無對日下唯舅與

甥起家齊中軍法曹行參軍太子舍人衛軍王儉主
簿遷尚書殿中曹郎拜日八坐丞郎並到上省交禮
而杲至晚坐免官久之以爲司徒竟陵王外兵參軍
遷征虜宜都王功曹史驃騎晉安王諮議參軍司徒
從事中郎梁臺建以爲驃騎記室參軍相國西曹掾
天監初除撫軍長史母憂去職服闋拜建威將軍中
軍臨川王諮議參軍尋遷黃門侍郎右軍安成王長
史五年遷御史中丞性婞直無所顧望時山陰令虞

肩在任贓汙杲奏收劾之中書舍人黄睦之以肩事託杲杲不答梁武聞之以問杲杲答曰有之帝曰識睦之不答曰不識時睦之在側上指示曰此人是也杲謂曰君小人何敢以罪人屬南司睦之失色領軍將軍張稷是杲從舅杲甞以公事彈稷稷因侍宴訴帝曰陸杲是臣通親小事彈臣不貸帝曰杲職司其事卿何得爲嫌杲在臺號不畏彊禦出爲義興太守在郡寛惠爲民所稱歷官金紫光禄大夫揚州大中

正大通元年加特進四年卒年七十四謚曰質子杲

素信佛法著沙門傳三十卷

煦學涉有思理天監初歷中書侍郎尚書左丞太子家

令卒撰晉書未就又著陸史十五卷陸氏驪泉志一

卷並行於世子罩字洞元少篤學多所該覽善屬文

仕梁太子中庶子以母老求去公卿以下祖道於征

虜亭皇太子賜黄金五十斤時人方之疏廣終光禄

卿

陸法真宋孝武時歷官有清節嘗為劉秀之安北錄事參軍羊希與孫詵書曰足下同僚陸錄事東南名地又張玄外孫持身至清年高官下秉操不衰當日夕相與申意明帝初為南海太守卒

陸夷祖順宗魏青州刺史父槩齊霍州刺史夷少聰敏九歲勤學日誦二千餘言楊遵彥見之曰陸氏代有人矣

陸子隆字興世祖敞之梁嘉興令父悛封氏令子隆少

慷慨志功名起家東宮直侯景之亂於鄉里聚徒是時張彪爲吳郡太守引爲將帥彪徙鎮會稽子隆隨之及文帝封彪彪將沈泰等皆降而子隆力戰敗績文帝義之復使領其部曲板爲中兵參軍歷始豐永興二縣令文帝嗣位領甲仗宿衛尋隨侯安都拒王琳於沌口琳平授左中郎將天嘉元年封益陽縣子出爲高唐太守二年除明威將軍廬陵太守二年周迪反東昌縣人脩行師應之率兵攻子隆其鋒甚盛

子隆設伏於外仍閉門偃甲示之以弱及行師至腹背擊之行師大敗乞降子隆送於京師四年周迪引陳寶應復出子隆隨都督章昭達討迪迪退走因隨昭達踰東興嶺討陳寶應軍至建安以子隆監郡寶應據建安之湖際以拒官軍子隆與昭達各據一營昭達先與賊戰不利亡其鼓角子隆率兵來救大破賊徒盡獲昭達所亡羽儀甲仗晉安平子隆功最遷假節都督武州諸軍事將軍如故尋改封朝陽縣伯

廢帝即位進號智武將軍加員外散騎常侍餘如故華皎據湘州反以子隆居其心腹深患之頻遣使招誘子隆不從遣兵攻之又不能剋及皎敗於郢州子隆出兵以襲其後因與王師相會授持節通直散騎常侍都督武州諸軍事進爵為侯尋遷都督荊信祐三州諸軍事宣毅將軍荊州刺史持節常侍如故是時荊州新置治于公安城池未固子隆修建城郭綏集夷夏甚得民和當時號為稱職三年吏民詣郡上

表請立碑頌美功績詔許之大建元年進號雲麾將
軍二年卒年四十七贈散騎常侍謚曰威子之武嗣
之武年十六領其舊軍隨吳明徹北伐有功官至王
府主簿弘農太守仍隸明徹明徹敗績於吕梁之武
逃歸爲人所害年二十二子隆弟子才亦有幹畧從
子隆征討有功除南平太守封始興縣子從吳明徹
北伐監安州鎮宿預除中衞始興王諮議叅軍遷飃
猛將軍信州刺史大建十三年卒年五十二贈員外

散騎常侍

陸山才字孔章祖翁寶梁尚書水部郎父汎散騎常侍山才少倜儻好尚文史起家王國常侍遷外兵參軍以父疾歸養承聖元年王僧辯授山才儀同府西曹掾陳高祖誅僧辯山才奔會稽依張彪彪敗乃歸紹泰中周文育出鎮南豫州不知書疏以山才爲長史委以政事文育討蕭勃禽歐陽頠計畫多出山才及文育征王琳留山才監江州事乃鎮豫章文育與

侯安都敗績於沌口余孝頃來寇豫章山才收合餘
衆依于周迪禽孝頃等自樂安嶺東道送于京師除
中書侍郎復由樂安領綏撫南川諸郡文育重鎮豫
章金口山才復爲貞威將軍鎮南長史豫章太守熊
曇朗害文育囚山才等送于王琳未至而侯安都敗
山才獲返除貞威將軍新安太守以王琳未平鎮
富陽入爲員外散騎常侍遷宣惠始興王長史行東
揚州事侯安都討留異山才率王府之衆從之異平

除明威將軍東陽太守入爲鎮東始興王長史帶會稽郡丞行東揚州未拜改授散騎常侍兼度支尚書滿歲爲真宣帝南征周迪以山才爲軍司迪平復職余孝頃自海道襲晉安山才又以本官之會稽指授方畧還朝坐侍宴與蔡景立言語過差爲有司所奏免官尋授散騎常侍遷雲旗將軍西陽武昌二郡太守天康元年卒贈右衛將軍謚簡子

陸元方字希仲陳給事黄門侍郎琛之曾孫伯父東之

善書名家在藝苑傳元方初明經後舉八科皆中累轉監察御史武后時使嶺外涉海風濤驚壯舟人懼元方曰吾受命不私神豈害我趣使濟而風息還除殿中侍御史擢鳳閣舍人秋官侍郎爲來俊臣所陷后置不罪遷鸞臺侍郎兼司衛卿或言其薦引皆親黨后怒免官令白衣領職元方薦人如初后召讓之對曰舉臣所知不暇問讎黨又薦崔元暐有宰相才后知無他復拜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后嘗問外

事對曰臣備位宰相大事當白奏民間碎務不敢以
聞忤旨下除太子右庶子進文昌左丞卒元方素清
慎再執政每進退群臣后必先訪問外祕莫知臨終
取奏稾焚之曰吾陰德在人後當有興者又曰吾當
壽但領選久耗傷吾神有一柙生平所緘鑰者歿後
家人發之乃前後詔敕贈越州都督諸子皆美才象
先景倩景融
象先器識沉邃舉制科高第為揚州參軍事時吉頊與

元方同爲吏部侍郎項擢象先爲洛陽尉元方不肯當項曰爲官擇人豈以吏部子廢至公邪卒以授俄遷監察御史累授中書侍郎景雲中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初太平公主謀引崔湜爲宰相湜曰象先人望宜幹樞近若不者湜敢辭主不得已爲言之遂並知政事然其性恬靜寡欲議論高簡爲時推尚湜嘗曰陸公加於人一等公主既擅權宰相爭附之象先未嘗往謁及謀逆召宰相議曰寧王長不

當廢嫡立庶彖先曰帝得立何也主曰帝有一時功
今失德安可不廢對曰立以功者廢必以罪今不聞
天子過失安得廢主怒更與賈懷貞等謀卒誅死時
彖先與蕭至忠岑羲等坐爲主所進將同誅玄宗遽
召免之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彫也以保護功封
究國公初難作睿宗御承天樓群臣稍集帝麾曰助
朕者留不者去於是有投名自驗者事平玄宗得所
投名詔彖先收按彖先悉焚之帝大怒欲并加罪頓

首謝曰赴君之難忠也陛下方以德化天下奈何殺仁義之人故臣違命安反側者其敢逃死帝寤善之時窮治忠義等黨與衆先密爲申救保全甚衆當時無知者罷爲益州大都督府長史劒南按察使爲政尚仁恕司馬韋抱直諫曰公當峻朴罰以示威不然民慢且無畏答曰政在治之而已必刑法以樹威乎累徙蒲州刺史兼河東按察使大吏目小吏有罪衆先誡遣謂彼不曉吾言邪必責者當以汝爲始大吏

慭而退嘗曰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爲煩耳第澄其源何憂不簡邪所至民吏懷之入爲太子詹事歷户部尚書知吏部選事母喪免起爲揚州大都督府長史遷太子少保兖國公卒贈尚書左丞相謚文貞始象先名景初睿宗曰子能紹先構是爲象賢者乃賜名焉

景倩爲扶溝丞按察使畢構覆州縣最欲必得實有吏言狀曰某彊清某詐清惟景倩曰真清終監察御史

景融長七尺美姿質寛中厚外博學工筆札以蔭補千
牛轉新鄭令政有風績累遷工部尚書東京留守卒
贈廣陵郡都督景融於象先後母弟也象先被咎景
融諫不入則自楚毋爲損慼人多其友景融兄弟景
猷歴殿中侍御史屯田員外郎景裔歴河南令庫部
郎中皆有美譽景融四世孫希聲
希聲蘇州司士參軍孟儒之孫博學善屬文通易春秋
老子論著甚多商州刺史鄭愚表爲屬韋保衡爲相

忌賢怙勢希聲去隱義興號居陽遁叟久之召爲右拾遺時憸腐秉權歲數歎梁宋尤甚希聲見州縣刓敝上言當謹視盜賊明年王僊芝反株蔓數十州遂不制擢累歙州刺史昭宗聞其名召爲給事中拜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在位無所輕重以太子少師罷李茂貞等兵犯京師輿疾避難卒贈尚書左僕射謚曰文元方從父餘慶

餘慶陳右衛將軍珣之孫方雅有祖風已冠名未顯凡

玄表噌曰爾名宦不立奈何餘慶感激閉戸誦書三年以博學稱舉制策甲科補蕭尉累遷陽城衛武后封嵩山以辦具勞擢監察御史聖歴初臨勝二州党項誘北人冦邊詔餘慶招慰喻以恩信蕃酋率衆内附遷殿中侍御史鳳閣舍人后嘗命草詔殿上恐懼不能得一詞降左司郎中久之封廣平郡公太子右庶子餘慶於寒品晚進必悉力薦藉人有過輒面折退無一言開元初為河南河北宣撫使薦孫逖韋述

蔣洌達奚珣後皆知名遷大理卿終太子詹事謚曰莊餘慶少與趙貞固盧藏用陳子昂杜審言宋之問畢構郭襲微道士司馬承禎釋懷一（或云法成）號方外十友餘慶雖才學不逮子昂而風流敏辯過之武后時酷吏用事中宗朝倖臣貴主斜封大行啗利嗇褊之人與相乾沒雖亟貴驟用而戮不反踵餘慶以道自將雖仕不赫赫訖無悔尤子璪

璪字仲采舉明經補長安尉以清幹稱開元初朝臣子

弟不任京畿改新鄉令人爲立祠用按察使宇文融薦遷澠池令累遷兵部郎中東彍騎使還除洛陽令摧勒姦豪人不敢犯爲蕭嵩所器嵩罷佗宰相俾陰廉嵩短璟曰與人交過且不言況無有邪以是忤之出爲太原少尹累遷西河太守封平恩縣男屬邑多虎前守設檻穽璟至徹之而虎不爲暴餘慶孫長源

長源字泳之天寶中爲太子詹事有清譽贍於學始辟昭義薛嵩幕府嵩後汰常從容規切歷建信二州刺

史韓滉領江淮轉運辟署兼御史中丞以爲副遷郎
官郎中汝州刺史徙宣武司馬欲峻法繩驕兵爲節
度使董晉所持不克行而判官楊凝孟叔度等又苛
細淫縱晉有所偷弛長源輒裁正之晉卒長源總畱
後事大言曰將士久慢吾且以法治之衆始懼長源
性剛不適變又不爲備才八日軍亂殺長源及叔度
等死之日有詔拜節度使檢校禮部尚書遠近嗟悵
贈尚書左僕射長源好諧易無威儀而清白自將去

汝州送車二乘曰吾祖罷魏州有車一乘而圖書半之吾愧不及先人云

陸賓虞元方六世孫以文名歴侍御史子龜蒙在卓行傳

陸亘音宣字景山元和三年中第補萬年丞再遷太常博士禮史孟真練容典博士降色訪逮史倚以倨横會將冊皇太子草儀亘參議偃蹇亘榜逐之胥曹失色遷累户部郎中太常少卿歴兖蔡虢蘇四州刺史浙

東觀察使徙宣歙太和八年卒贈禮部尚書亘文明
嚴重所至以善政稱
陸扆字祥文曾祖禮殿中侍御史祖德淮南觀察支使
父鄯陝州法曹參軍徙家于陝扆本名允迪光啓二
年僖宗在興元舉進士第一進翰林學士中書舍人
工屬辭敏速若注射然一時書命同僚以爲不及昭
宗顧待特異帝嘗于金鑾作賦詔學士皆和獨扆最
先就帝歎曰貞元時陸贄吳通玄兄弟善内廷文書

後無繼者令朕得卿斯文不墜矣與宗人希載文才重德名冠一時朝中號二陸累爲尚書左丞封嘉興縣男徙户部侍郎進同平章事中書侍郎貶峽州刺史久之授工部尚書從帝自華州還以工部尚書當國封吳郡公天復初朱全忠謀去朝廷衣冠貶㡳濮州司户殺之白馬驛年五十九

姑蘇志卷四十四